



德懷彪毅承龍	朱彭林陳劉賀
--------	--------



版出社文廣

中共六將星

中共六將星發序
步德 材虎 劉伯
陳毅 彭德懷 方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出版

中共六將星

定價

編著者 錢塘

四馬路三二八號

出版者 廣文社

全國各大書局經售

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朱德是一位天才戰略家，非常結實的身體，不高不矮的身段。他有着堅定不拔的精神。在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他和毛澤東是二位賢明的領袖。六十三年前他誕生於四川儀隴縣一個窮苦的農家。在青年時代，朱德是很幽默的，冒險的，及勇敢的。他很受了小說的影響，水滸傳上「好漢」的故事，及三國演義上英雄的功業，都很影響了他。他在他的四川本地的田野及山地上打過許多次仗。也自然就傾向於戰事生活了。由於他家族的政治勢力的協助，他便保送入雲南講武堂，他是中國第十批受現代軍事訓練的陸軍學校的學生之一。雲南講武堂畢業以後，他就委爲陸軍中尉，而投入本地所謂的「洋軍」中，因爲它是用西洋操作法和西洋戰術的，並不是用中國軍樂行軍的，及因爲武器是用上刺刀的「洋槍」的緣故，所以稱做「洋軍」。

在一九一二年推翻滿清政府之役，雲南的新軍站在一個極重要的地位，朱德率領了「營新兵」立刻顯出他是民國的一員戰將。一九一六年袁世凱企圖恢復國制時候，他是一個旅長，他和他所率領的雲南軍隊在蔡、鐸將軍領導之下，首先揭起了反對的旗幟，這個爲袁氏稱帝的企圖判定了死刑。這一次，朱德開始爲中國南部各省認爲他是蔡、鐸的「四虎將」之一。

從此以後，朱德的聲望就成立了，他的政治地位就立刻隆重起來，他先做雲南府的警察局長，隨後遷雲南省財政廳長，雲南和四川的老百姓都知道當時的官府都備具二個條件：第一，他們都是貪贓枉法的，第二，他們都是吸鴉片煙的。朱德是兩樣都犯的。生長在吸鴉片煙和喝茶一樣普通的地方，

生長在雙親都把鴉片塗在甘蔗上來逗引他們的哭泣小孩的地方，他的成爲一個鴉片鬼，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當時的政界都認爲侵吞公款是做官者對於他自己的家族應盡的責任，他看了他上官的樣，他操縱他主持下的各種專利，增加他和兒孫的財富。

他也是一個多妻的人。據說他一共有九個老婆。他爲了她們和他的許多子女，在雲南省城裏造了一座極富麗的房子，我們可以說他所渴望的一切，他都得到了：財富，權力，愛情，子女，罌粟夢人家的尊敬及一個舒適的將來。實際上，他只有一個真正的壞習慣，保證他不會覆亡的，他歡喜讀書。

朱德直到現在，還是一個純粹的寫實主義者。他的品性中似乎潛伏着理想主義及革命的氣質。受了讀過的書的影響，及一些留學生偶爾說及雲南府的退步的影響，他逐漸地了解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對於全國人民是完全無關的；這純是一個新的專制政治替代了一個舊的專制政治罷了。再有可說的，就是他厭倦這種政治。他似乎有一種恥辱的感覺，同時他再有和西方英雄爭雄的野心，及使中國現代化的志願，他書讀的愈多，他就愈覺得他自己的無知及中國的退步。他需要研究，他需要旅行。

一九二二年，朱德在雲南府把他的妻妾給資遣去。知道中國的頑固情形的人，特別是在雲南這封建區域裏，對於這件離婚的事情是不甚相信的，這也表示了朱德的獨立的及有決心的人格。離開雲南，他到了上海，在這裏他碰到了國民黨的許多青年革命家，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也在這裏，他與左翼的過激主義者接觸了。他們看他是一個舊軍閥。從雲南封建社會裏來的一個貪官，一個多妻將軍，一個煙癮極大的鴉片鬼——這樣的人也能夠革命嗎？

接受了他朋友的忠告，朱德就決心戒煙。這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差不多在兒童時代就吸大煙的。但是這個人是有鋼鐵一般的意志的。在和這種毒物奮鬥的時候，他有一個星期睡在牀上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既而恐怕他或許要削弱，他戒絕的決心，他就趁了一隻航行長江的英國輪船，向漢口進發。在船上沒有鴉片賣也買不到鴉片，他在船上在長江裏上下了好幾次，時常在甲板上踱來踱去，絕不上岸，同這個最先的敵人作戰。在船上住了一個月以後，他離開了輪船，這時候他有清明的眼睛，有紅潤的臉面。在他一生的歷程中有了新的信心，他是完全戒絕了，他開始了他的新生命。

朱德現在大約四十歲，他的身體極康健，他的求知的心極熱烈。跟着幾個中國學生到德國去，在哈諾佛（Hanover）附近住了一些時候。在這裏，他碰到了許多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他似乎專心研究馬克斯主義，而潛心於社會革命的新學說。在這個研究中，他由一個年紀輕到足以做他自己兒子的中國青年教導着——因為他從來沒有學過法文，他只懂得一些德文，及他是一個外國話說得很不好的人。他在德國的一個「學生先生」告訴我，他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有耐性，肯吃苦，有毅力，去研究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了解了它的真理和意義，他丟棄了他傳說的中國訓練的一切偏見和限制，真是多麼聰明的一回事。

在這個方法下，他讀了許多世界大戰史及熟悉了歐洲的政治情形。一天他的一個「學生先生」很興奮地說到國家與革命這本書。朱德要求他幫着他唸這本書，從此以後，他對馬克斯主義及俄國革命發生興趣。他讀布哈林（Bukharin）的共產主義ABC及他的其他的唯物論的著作，接着再讀了許多列寧的著作。當時德國的革命運動打動了他，同幾百個中國學生，去參加世界革命的鬥爭。

他加入了在德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支部。

「朱德有一個經驗豐富，紀律嚴明及切合實際的頭腦。」在德國知道他的一个同志告訴我。他是一個絕端樸實的人，謙遜而不自負，他常常請人家批評，他有請人儘量批評的脾氣。他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是從他的同情勞苦大眾出發的，也是這個原因使他加入了國民黨。有一個時期，他是很信仰孫逸仙的，因為孫氏是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但是等到他了解了馬克斯主義，他覺得孫逸仙的步驟是有欠正確了。

朱德也曾經在巴黎住了好些時候。在這裏，他進了國民黨前輩吳稚暉爲中國學生創辦的一個學校。在法國和德國，他坐在年青的德國、法國及中國教師身邊，他小心地聽着，問着，辯論着，以求了解「要現代化，要了解革命的意義」。他的年青的教師重複地對他說，「你一定要到蘇俄去。那裏你能夠看到將來。」朱德又接受了他們的忠告。在莫斯科，他進入東方勞工大學，在中國教師指導之下研究馬克斯主義。一九二五年底，他回到上海，從此以後，他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工作着，在這裏沒有多少時候，他就擠上了領導的地位。

朱德又加入他老上司朱培德的隊伍。朱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勢力，蔣介石之下，就輪到他。一九二七年朱培德佔領長江南部各省的時候，他委朱德做南昌公安局長，同時兼任軍官學校校長，那裏他與駐紮在江西更南部的第九軍有了接觸。第九軍中有幾隊兵從前在雲南是由他統帶的。因此計劃好了南昌的八月暴動，從這裏起，共產黨軍隊揭開了對抗國民黨的長期鬥爭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是朱德決定他日後事業的一日。他不執行總司令朱培德壓平武裝農民

叛變的命令，便是同他們聯合起來和臭惡的過去的聯繫斷絕關係，而公開的做一個紅軍。他選定後面一條路，在賀龍大敗之後，他帶了他的警察及軍官學校學生跟着叛變者一齊向南方進發，在他後面關着的城門象徵着他青年時代的安全及成功的最後結束。擺在他面前的是長期的和繼續不斷的鬥爭。

一部分的第九軍也跟着朱德走，這一隊革命的隊伍疾馳過汕頭的時候，就佔領了這個地方，旋被擊退，再退到江西及湖南。那時候他們並不自稱紅軍，他們只稱他們是國民革命軍。自從福建敗退以後，朱德的兵力大部分犧牲了，只剩下九百個人，五百枝步槍，一挺機關槍，和每人幾發彈藥而已。

在這個情勢之下，朱德採取了下面一個建議：和大軍駐紮在湖南南部的另外一個雲南軍司令方希聖（譯音）將軍聯合起來。希望從政治方面利用他們來抵抗蔣介石。方將軍本人雖然不是共產黨，他的軍隊中有很多共產黨的。因為他是一個雲南人，他也願意給他的同鄉一個避難的所在。這裏，朱德的軍隊就改編為第一百四十團。他本人就做了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在這裏，他就逃過了他的生命。

在方希聖將軍的軍隊中共產黨的勢力很快地擴張着，不多幾時，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團體組織起來，與蔣介石祕密聯絡，計劃突擊朱德。一天晚上他只帶了四十個心腹在一家小旅館內住着。那個團體的領袖郝家龍（譯音）就率領了一隊兵來攻擊他。就立刻開火，那時候天已黑了，刺客也看不清楚他們的目標。當幾個人齊用手槍描準朱德頭顱的時候，他很興奮地叫起來，「不要打我，我只是一個廚子。不要打一個能夠為你們做菜的人」那些士兵，吊了他們的老胃，躊躇着，把朱德帶到露

天來仔細辯認。那裏他被郝家龍的表弟認出來叫道：「這是朱德，打死他！」但是朱德立刻拉出他自己藏着的武器，槍殺了他，戰勝了他的守衛，逃走了。只剩五個弟兄同他逃了出來。

這個意外事件，解釋了朱德在紅軍中所以有「廚子頭腦」的綽號。

回到團部，朱德通知方希聖，他即辭職。這一次據說方氏還送五萬塊錢給他表示好意。因為反蔣（介石）的爭論還沒有明白決定，而這些青年共產黨，對於他的下級軍官及弟兄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他所不敢輕視的。但是幾個月以後，事實證明送錢的事是不確實的。這一小部份軍隊只是忠於朱德及他的幾個下級軍官而集合起來的。黨的工作很混亂，確定的路線沒有成立，戰略也沒有決定。朱德的軍隊仍舊穿了國民黨的軍服。但是它們都破舊了，有許多人也沒有鞋穿，吃極粗糲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使得他的軍隊逃亡了一些。但是廣州方面傳來的消息，建議了一條明確的行軍路線，給他們許多鼓勵。朱德改編他的軍隊成三隊，叫做「農民縱隊」，移到湖南江西及廣東邊境，在這裏他與由一個過激主義的學生率領的一隊土匪聯合起來，開始取消租稅，重分土地及充公富人的財產。經過了一場血戰之後，就佔領宜章縣做根據地，這一個年青的軍隊就吃南瓜及作政治辯論過了冬。

同時，毛澤東的農軍敗退湖南，最後退江西及湖南邊境的井崗山，在這裏他得到匪首王佐與袁文才的援助。這兩個佔有附近二縣，在山上已經築好了極難攻破的根據地。毛澤東的「農工紅軍」與朱德的駐地，相去很近，毛氏就派他兄弟毛澤丹來和他（朱德）接洽。他帶了黨的訓令來聯合軍力，他也帶了游擊戰、土地革命及建立蘇維埃的確定計劃來。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兩軍就在井崗山聯

繫起來，他們控制五個縣分，有五萬個信徒。其中四千人的武裝是步槍，一萬人的武器是長槍，大刀，和鋤頭，其餘的都是非武裝的黨的工作人員，宣傳員，或戰士的家屬，包括很多的兒童。

這是朱毛結合的開始，他們創造往後六年的中國南部的歷史。此後的故事，各人都很知道了。毛澤東已經講過蘇維埃及紅軍發展的過程。朱德隨着蘇維埃發展的同樣的曲線成爲一個所向無敵的軍事領袖。

一九三一年，舉行第一次蘇維埃會議的時候，全場一齊選舉朱德做紅軍總司令。在二年之內，建立了四個軍團，有五萬枝步槍，幾百架機關槍（這大部分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共產黨控制了江西南部大部分的區域及湖南、福建的一部分。加緊的政治訓練開始了，兵工廠建立起來了，共產黨全體都了解初步社會革命的經濟及政治改造了。紅軍制服都日夜的翻製，供給新的游擊隊應用，革命的道德是「變強」了。二年多一些，紅軍已經擴充了一倍。

在南方這幾年，朱德率領了紅色聯軍，打了幾百次小仗，打了幾十次大仗，衝破了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圍剿中，他要抵擋武力（包含重炮隊，飛機隊及機械化部隊）超過他八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倍的敵人的進攻。可是他的勝敗的程度是須要比較一下的，我們必需承認，戰術的靈活，巧妙的運動，和隨機應變的行軍，他重複地證明他能夠戰勝敵方的每一個軍官，無疑地在游擊戰中他養成了中國革命軍隊的堅強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的大錯誤是戰術的錯誤，這是政治領導必需負極大的責任的。雖然有這些錯誤，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無論在那一方面仍舊能夠抵住敵人的進攻。

上述的純粹的戰略及大軍撤退時戰術的運用，朱德在「長征」中的優越的領導在中國是空

前的事。領袖的吸引力和那少有的人類品性，感動了他的弟兄，使他們絕對信仰和忠心，敢爲主義而死——這是必定要歸功於紅軍的不能擊破的團結力，使得他的軍隊在風雪凜烈的西藏高原抵抗「圍剿」，祇吃犂牛，度過了艱難可怕的冬季。在我至少完全不能想像蔣介石、白崇禧、宋哲元及國民黨其他任何將領能够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着，更不要說在受了這種種辛苦之後，還能夠四師大舉攻擊，攻破了敵軍從容佈置了好幾個月的防綫。這就是在我騎馬游歷西北的時候，朱德所做的事業。

難怪中國謠傳他有各種神奇的本領：能夠看清楚周圍一百里以內的東西，能夠飛行，能夠運用道術，如呼風喚霧打擊敵人。因爲有千萬個槍子和炮彈沒有打死他，迷信的人相信他是打不死的。因爲國民黨屢次宣布他已被擊斃，並且敘述他擊斃時的詳情，有人說他能夠復活的。千萬人都知道中國的「紅德」，而因爲各人之立場不同，有些人認爲他是惡魔，有些人認爲他是燦爛的明星，但是每個人都承認這十年的歷史上是有他的名字的。

可是人家都說，朱德的相貌並不動人——一個鎮靜，謙虛和說話溫文的人，大眼睛（和善的眼睛是他普通的表情）箇子很矮，很胖，有着鐵一般的臂膀和腿。他現在五十歲開外了，是五十三或五十四歲，就沒有確實地知道了——但李長林笑着告訴我，他曾經說過他到現在能够記得的，他是四十六歲。這對於他自己似乎是一件笑話。李氏想他自從和他康克清女士結婚了以後，他就停止計算他的年齡了。她是一個極能幹的婦孺領袖，她是一個好的槍手和騎師。她是一個統帶她自己的游擊隊的巾幗英雄。她肩上揹着受傷的同志，她是和男人一樣粗手大脚的女子，很率直的，健康的和勇敢的。

朱德對待弟兄的忠心是人人知道的。自從當了紅軍總司令以後，他的衣食住行都和士兵一樣，同黨士兵的辛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有一個冬季專吃南瓜生活，另有一個冬季專吃犁牛，永遠不叫苦，很少生病。據說他歡喜在軍營裏散步，同弟兄坐在一起講故事，或同他們遊戲。他兵打得很好，籃球也打得不弱。每一個士兵都能夠直接向總司令訴苦——事實上常是這樣做的。朱德叫他弟兄的時候，就脫下他自己的帽子。在「長征」途中，就把馬借給疲乏的同志騎，自己走很長的路，一些也沒有倦容。

可是做了紅軍的犧牲的人，無疑地看他他是人類的一個惡魔。階級鬥爭不曉得慈悲的。許多紅軍的恐怖故事，現在沒有人相信了，但是認為朱德不知道殺人有時候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也太嫌忠厚。爲了完成他的任務，他就得把他自己的忠心整個獻給被壓迫的民衆，在這個任務中他不能夠比授權給他及他所服從的民衆更爲慈悲。所以除非你相信民衆不殺人，朱德手上不是沒有鮮血的，但是你把它看做外科醫生的血或是劊子手的血，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哲學或宗教，偏見或人類的同情來決定了。無論如何，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自己的民衆中，在中國極大多數的勞苦大衆中，他是一個高舉着解放火炬的可愛的人，他的名字在爲中國人類自由而鬥爭的人中，已經是不死的了。

來自田間的彭德懷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曾經出了一筆足以維持一個軍一個月以上的軍費，懸賞購買彭德懷的頭顱，可是彭德懷至今健在，仍舊領導着人民解放的鬥爭，而那些懸賞通緝他的人們，却已經從中國大陸的地平線上沒落下去，或者已經走到沒落的邊緣了。

當我在八、九兩月到前線去參觀的時候，紅軍第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的統一的指揮還尙沒有實現。紅軍第一方面軍有八師軍隊把守着從寧夏的長城直到甘肅的涇源和平涼的一條綫。第一軍團的前鋒正向着南方和西方推進，替朱德打開一條路來。朱德正率領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從西康和四川過來，衝破南京軍隊在甘肅南都的嚴密的防綫。豫旺壩是寧夏西南部的一個回族的故城，是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在這裏我找到了第一方面軍的總部人員和彭德懷總指揮。

彭氏做「紅軍」的事實大概是在十年以前開始的。那時候他在國民黨多妻軍閥何健將軍的軍隊裏發動了一次暴動。他是從行伍出身的，曾獲得了在軍事學校讀書的機會，第一次在湖南，後來在南昌畢業以後，他很快地使他自己成了名，很快地升着官。一九二七年，雖然只有二十八歲，他已經做了旅長，而在所有的湖南軍隊裏，都稱他爲「自由主要者的」軍官，因爲他有什麼事情，必定和他的士兵委員會商量的。

當時彭氏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事學校的勢力，對於何健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一九二七年冬天，何將軍開始肅清他軍隊裏的左派人物，舉引了湖南有名的「農民大屠殺」，其中好幾千急進的農民和工人都被當做「共產黨」而屠殺了。但是對於彭氏，因為他已經有了盛名還猶豫着，不敢下手。這一次的猶豫使何氏吃了大虧。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氏用他自己有名的第一旅當做核心，聯絡了第二、第三旅的一部分士兵和軍事學校的學生，和一個農民暴動結合著，發動了平江叛變，成立了一個湖南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氏招集了八千個同志組成一個「鐵軍」，這就是紅軍的第五軍團。就用這個軍隊他攻打並且佔領了湖南省城長沙，擊走了何健的六萬軍隊——那時候他們一大半是鴉片鬼。紅軍佔領了這個城十天，抵抗着湖南軍隊及南京軍隊的聯合進攻，但是最後在日本英國和美國軍艦的猛烈轟擊之下被迫撤退了。

在這件事不久以後，蔣介石就開始了他第一次大規模的「紅匪」肅清圍剿。這些次圍剿的情形已經在前面大體說過。

在南方紅軍的「長征」中，彭德懷是第一軍團前鋒部隊的總指揮。他衝破了好幾萬敵人軍隊的防綫，在前進的路上奪到了重要的據點，替主力部隊獲得了通路，最後獲得了到陝西的路徑，而在西北的蘇維埃根據地住了下來。在他的部下的士兵告訴我，說二萬里的「長征」途中，他都大部分步行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疲乏的或受了傷的同志去騎。

他有了這樣鬥爭的歷史，我想彭氏一定是個疲憊的，嚴峻的，古怪的領袖，或殘廢者。但是相反的他卻是一個快樂善笑的人，除了胃口很小之外，他的身體極健康。他的胃口是在長征途中糟塌壞的。

在「長征」途中他有一星期不得不喫沒有煮熟的飯和草，以及喫些半含毒質的東西，有幾天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可是他只受過一次重傷，以後受到的都是些輕傷。

在豫旺壩我住在彭氏司令部所駐紮的地方，所以在前綫我會見他的次數很多。這個司令部，那時候指揮着三萬多的軍隊，是一間很樸素的屋子，裏面有一張桌子和一條木櫈，兩個鐵的行李箱，一些紅軍畫的地圖，一個軍用電話，一條面巾和一只面盆，在坑上鋪着他的被褥，他和他的士兵一樣，只有兩身軍裝，而且在軍裝上面是沒有等級符號的，他只有使他像小孩那樣驕傲着的衣服，這是一件背心，是在「長征」途中射下的敵人飛機上所得到的，一把降落傘做成的。

我們在一起吃了許多次的飯。他吃得和他的兵士們一樣節省和簡單，飯食普通是白菜，麵條，蠶豆，羊肉，有時候也有麵包。寧夏出產各種甜蜜的瓜類，這是他很喜欢吃的東西。可是我發現彭氏在喫瓜的競賽中是失敗了，他不得不對司令部裏的一個軍醫低頭，這個軍醫因為他的喫瓜本領特別好，得到了「喫瓜大王」的綽號。

我必須承認彭氏給我的印象是極深的，在他的行動和談話中，我覺得他有中國人格中很少有的某種坦白、爽快和正直的品質，這是我極喜歡的。他的行動和談話都很快，他是一個極會開玩笑的滑稽大家。他的體格很健全，是一個很好的騎師，一個能喫苦的人。這個一部分因為他是一個不吸煙者和節慾者的緣故。有一天在紅軍第二師野外演習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我們必需爬一個很峻峭的山。「跑上山頂去」彭氏突然對我和他的氣喘着的總部人員這樣喊着。他像一只兔子一樣地竄了上去，到山頂的時候他把我們全體擊敗了。有一次當我們騎馬代步的時候，他又同我們挑戰了。

在這種情形以及一些別的情形之下，再表現着他還有極多的精力存着沒有用。

彭氏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的，他和毛澤東睡得晚起得也晚不一樣的。據我知道彭氏平均每晚只睡四小時或五小時。他永遠不慌張，但他是永遠忙的。我記得我是怎樣詫異，有一天早晨，第一軍團接得命令，推進二百里到海源敵人的區域裏。彭氏在早餐以前頒發了各種必需的命令，下來和我一同喫飯。接着他開始出發，好像是到郊外去作一個短旅行，他在豫旺壩的大街上和他總部的人員一同走着，中途上又停着一羣來送行的回教教師談話。他的大軍好像自己在單獨進行一樣。

很奇怪的，雖然政府的飛機常常散佈傳單到紅區裏，懸賞五萬到十萬元，提拿彭德懷——死的或者活的。可是在他的司令部門前總只有一個哨兵站崗，而且他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從不帶一個衛隊。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成千的傳單從飛機上散發下來，懸賞捉拿他和徐海東及毛澤東。彭德懷卻下令說把這些傳單保留他。因為他們只有一面印了字，而紅軍正感覺到紙荒。這些傳單的背面，以後是用來印刷紅軍宣傳品的。

我看到彭氏是很喜歡兒童的，他常常被一羣兒童們跟着。其中許多孩子，竟當了送信童子、號兵、傳令兵及馬夫等，都編入紅軍的正式隊伍，名字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看見彭德懷和兩三個「小紅鬼」坐在一起，和他們認真地討論政治問題或和人的困難。他很尊敬地對待他們。

有一天我與彭德懷及一部分的總部人員去參觀一個離前綫很近的小兵工廠，去參觀工人們的娛樂室，他們的列寧堂。在屋子的一邊，工人畫了一張大漫畫。他畫着一個仁丹鬚子的日本人他的腳踏在滿洲、熱河和河北的上面，手中高舉着指揮刀，刀上還滴着血，刀對着中國的其餘的部分。這張

漫畫上的日本人，有一個大鼻子。

「那個是什麼人？」彭氏問一個看守列寧堂的少年先鋒隊。

「那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小孩回答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彭氏問着。

這個小孩子的回答是「你看他的大鼻子吧！」

彭氏笑着望着我，指着我說：「那麼這裏有一個洋鬼子，他是一個帝國主義嗎？」

「對的，是一個洋鬼子！」先鋒隊回答說：「但是並不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他有一個大鼻子，可是還不如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大！」

彭氏高興得縱聲大笑，從此以後他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在東方社會裏，我的鼻子是正常的，不討人厭的，但是對於中國人都以為外國人都是大鼻子。我對彭氏提出這樣的漫畫，在紅軍真正和日本人接觸的時候，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因為日本人的鼻子，是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樣大的。他們會認不清敵人，而拒絕作戰的。

「不必擔心！」總指揮說：「我們會認清每一個日本人，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氏去看彭氏第一軍團的「抗日劇社」演戲。我們同一些別的士兵一起坐在臨時舞臺的草地上。他對於這些戲劇好像很有興趣，他起來領導着唱了一個最流行的歌曲。雖然那時候只是八月底，天黑了以後，却已是冷風刺骨，我把我的棉襖緊緊地裹着身子。在戲劇演到中間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彭氏已經脫去了他自己的棉襖。原來他早把他的棉襖披在一個坐在後面的小號兵

的身上了。

後來我纔明白了彭氏所以喜歡這些小鬼的道理來，有一天晚上，他允許了我的請求，把他兒童時代的情形，講些給我聽。他自己幼年時代的境遇，在西方人聽來，是很奇怪的，可是在中國，這些是極典型的事情，他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看起來是「紅色」的了。

彭德懷生於離長沙大約九十里的湘潭縣的一個鄉村裏，在碧澄澄的湘江旁邊，是一個富足的農村。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綠色的鄉村，有肥沃的稻田，茂密的竹林，和稠密的人口。只是這一縣就有一百萬人以上的人口。但是湘潭的土壤雖然很肥沃，而大多數農民都是極貧窮的，不識字的，照彭氏說起來，他們只「比農奴微微好一些」。在那裏，地主最有勢力，擁有最好的田地，因爲他們在許多情形之下，同時也是政府的官吏，他們任意徵收額外的田租和捐稅。

「湘潭有幾個大地主，每年能收到四萬到五萬擔的米，而全省有幾個最富足的米商就住在這裏。」

彭氏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的母親是在他六歲的時候死的，他的父親就續娶了一個妻子，這個後母因爲彭氏是前母的兒子，很是憎惡他的。她把他送到一個中國的舊式學校去，那裏老師常常打他。他很明白的，彭氏是很有能力照顧他自己利益的，當老師有一次打他的時候，他舉起一張板櫈打中了老師，就跑走了。這位老師在地方法院控告他，他的後母不認他做兒子。